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六

宋 陸游 撰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  
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嘗  
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  
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  
食飲言笑自如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

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  
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將  
者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  
疾卧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吳門之後非賊果強徒  
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  
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  
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為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  
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之

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  
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  
進劉威欲留宴攜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  
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  
棄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  
用為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歟越人圍之武  
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  
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

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  
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唐莊宗入洛吳  
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為雄武  
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  
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  
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  
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  
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

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  
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厯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  
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  
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  
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  
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為子孫計  
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  
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講求優

典禮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  
謚恭烈葬給鹵簿子鄴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為信州刺史略  
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  
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典親軍出為滁州  
刺史暴猛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聞  
厯陽公楊蒙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  
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  
任為郎將嘗為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埋圯不治吏  
云自田頔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克宏嘻  
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  
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  
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  
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為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  
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以故不遷久之



出為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  
効死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  
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總羸  
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  
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  
等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  
是非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  
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冀獨以為克宏可任

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  
吾計日破寇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奸人也命斬之使  
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  
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  
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  
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  
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  
子可為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

甘孖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  
克宏為言云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  
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  
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焉顧曰孰敢毀此者敬  
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奪硯擲石階上  
碎之翼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  
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

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大怒曰  
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  
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  
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  
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  
為軍校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  
役為行營招討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  
堅謂闕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

及平建州敬洙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  
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  
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知勞  
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  
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  
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  
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所部舟師入江南境進  
逵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

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為  
戰場曰敵至吾與丘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  
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遠狼狽而去人  
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  
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乾德二  
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  
軫持節冊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

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彀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兵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任為陝州司馬

從父慎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  
避地江淮以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為鹽  
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  
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  
判臺事張宣為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  
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已才感榮  
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  
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



敢為奸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  
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年纔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  
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為國器方一意任之不  
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  
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仁裕  
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

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為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謚曰匡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叅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林洪掌書記洪與成朱溫篡弑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譴決杖流

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挾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慇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惟惺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微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

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托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伸  
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  
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  
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  
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  
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  
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

登城以劔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  
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  
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  
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  
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  
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  
而伏劔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摘語

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使追殺之及于  
途舉刀示先主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  
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為  
環衛遷至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  
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隄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  
宗嗣立出為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  
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  
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

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  
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  
十八子衍事後主為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擢  
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國亡入朝仕至兵部郎中直祕  
閣崇文院檢討淳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碁不  
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  
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南唐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七

宋 陸游 撰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為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西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為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為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

求言烈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勲孫忌等叅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

為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  
虔州有功為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為神武統軍出  
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  
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為之備  
及保大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  
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  
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

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為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為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為惡則合若符券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擢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愿詆

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  
國政派建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自謂君  
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  
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它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  
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  
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  
州城下貢御服及攜軍牛酒世宗前知其欲以口舌游  
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

冠禮樂異於它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  
通北虜此何禮也今又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  
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  
往金陵借府庫攜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  
出言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  
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許  
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知  
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

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肆  
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  
惡其言宋齊丘力詆割地為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以  
悅敵不可赦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  
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都市不復  
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及孫忌之死也謨亦在召中得  
不死貶為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  
世宗乃召謨至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



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為世宗聽其言江左可藉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為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徽古之死皆出其計又白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子弘冀叅總庶政謨薦其客閭式為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元宗遇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錫預其事至是錫懼修怨不自安會錫以納賄聞謨面詰

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為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庶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

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  
十人即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  
章語皆悽愴蠻出為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  
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與孫忌  
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蠻  
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不嫁為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  
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為道職云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

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  
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  
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  
鎮汴為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  
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  
遂直中書省叅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  
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  
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

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為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疾

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  
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吏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為  
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己卒  
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  
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  
乃少瘳召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  
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  
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右

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曲為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喑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

其仇讐不敢訾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



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

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  
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  
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  
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  
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  
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  
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  
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祕書郎與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母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為祕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槲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

年壽擲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況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食之絕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於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牕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度

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  
保大未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  
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  
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偽言賣鮓至門陶果出  
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  
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  
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斲而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  
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

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  
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  
為陶夫婦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為祕書郎夢孫數  
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為縣令  
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  
言獨如此烈祖以為不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  
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

曰此素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  
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  
曰夢孫受命為令常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丘壟胡不  
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  
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  
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為  
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  
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



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即沽酒  
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  
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  
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  
時又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  
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  
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玄寂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

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  
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南唐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八

宋 陸游 撰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第五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

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為節鎮代知詢為金陵尹  
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  
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  
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枕朱冠金喙文彩煥  
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連虎皮為大  
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  
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

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  
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  
不視朝者七日斂以衮冕及上方祕器謚曰懷太子皆  
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  
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  
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  
靈政者以兩人為首後主嗣位好為文章遊復以能屬

文見昵封文安郡公燕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閤狎客之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歌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

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篲取已及兄鉉并遊同納篲  
中篲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  
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  
洙功最諸將建封怒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  
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  
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  
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



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誅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

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  
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為厲請道  
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  
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  
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  
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  
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

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曰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升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

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人故自  
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  
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劒斫陣將  
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  
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  
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  
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

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為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罅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間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

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為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饌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都

虞侯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棧長百餘丈  
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棧艱  
阻王師得設備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  
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  
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  
贇惶駭赴火死糧米戈甲俱焚無孑遺烟焰不止者旬  
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  
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勲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勲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牽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厯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素



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建州初平  
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  
禁兵出更藩任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  
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  
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  
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賜書褒之加  
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為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

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  
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欵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  
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  
可知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  
曰善乃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簷  
雷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  
嘗為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曰  
夜閱丁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

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  
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  
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  
退翰軍尤多死則卧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  
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  
斬其屍以徇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  
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  
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

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為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為羣盜

會赦書募盜為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前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為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積功為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為吉州刺史茂忠為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

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  
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料斂文籍所留田稅薄而已  
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闕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  
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至京師  
授登州刺史闕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  
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  
病金瘡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

兵用為祕書省正字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為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為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

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為司農少卿厯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成枿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睦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為常州刺史郡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為政寬簡招納逋亡



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遶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懾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既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為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為笑因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

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郎不得調卒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南唐書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九

宋 陸游 撰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為羣盜戰敗奔吳事武王  
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  
即仗一劒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  
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  
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

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  
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  
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為我飲一發  
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  
為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  
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  
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貸自殖市肆不問  
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

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  
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  
復陂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  
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  
用兵治民之能以為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  
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為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  
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  
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

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  
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  
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為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  
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  
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為猛獸攫拏狀飾  
以丹碧立陣前號健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  
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  
被擒彥貞死於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

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亦  
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  
黨其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  
為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  
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祕書郎烈祖受禪遷  
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  
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



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為蘄州司士叅軍語在文進傳就  
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  
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  
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  
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  
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  
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費世  
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成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為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頒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

十卷叙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  
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  
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  
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  
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鋤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  
賀遠獨曰我蔡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  
聞者愕然以為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

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  
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  
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  
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  
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  
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  
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  
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

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  
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  
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  
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  
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  
為客言管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  
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箕日何足異頃自當復  
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

如柱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為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為之佐謂曰吾蚤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為宣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

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為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鞠之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為宮官齊丘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

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既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為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劔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



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忿欲寘軍法齊丘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纔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為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覺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

古素惡忌及德明撻語王宗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  
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  
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熾灼道路以目德  
明既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  
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  
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為樞  
密使如故而徵古為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  
丘為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國家感慨

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為飲酒過  
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  
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  
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為誠言輒曰天命如此  
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元  
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出於憤怒喬固陳不可  
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  
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

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  
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  
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叙感  
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地為賣國誅死  
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徵古先出為  
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為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  
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  
齊丘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

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  
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  
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  
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  
之元宗大怒齊丘既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  
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鏐為給使吳攻宣  
州鏐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

周進思以拒吳鎰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人皆異之鎰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為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吾以為汝功即擲弓矢就執武王即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

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  
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  
勸進初無大勲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  
者然為人謙恭沈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宮  
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  
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  
人第四子建勲建勲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  
誠在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

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勲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建勲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勲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為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勲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



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勲遽命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  
劾奏建勲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  
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  
已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  
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勲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  
丘埒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  
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望治建勲獨謂所親曰上寬仁

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  
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勲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  
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勲獨以為憂曰禍始  
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  
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  
疾恙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勲曰吾平生笑  
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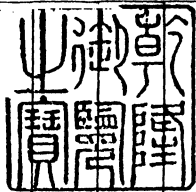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  
日毀斷之既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及南唐  
亡公卿塚墓鮮不發者惟建勲不知葬所宋齊丘當國  
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勲曰李相清談不待潤  
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勲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亡  
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  
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

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為人堅正不為當國者所喜因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于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鉉為文弔

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  
江李觀為之傳云



南唐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陸氏南唐書卷十四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查瑩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荃

謄錄監生<sub>臣</sub>謝大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

宋 陸游 撰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  
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  
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  
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

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  
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  
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  
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于淪亡  
令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  
奏烈祖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皆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



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為御史彈劾奸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為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得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為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

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  
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日邸吏劉珂密遣人  
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  
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  
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  
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  
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  
處恭死於陣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

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為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師出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有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竝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

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  
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  
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  
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  
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  
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  
棄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  
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  
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  
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  
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  
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  
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  
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為用  
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

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

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勲

繼勲少從暉兵間為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  
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  
繼死繼勲雖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為大將資產  
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  
中大兵傳城繼勲保惜富貴無効死之意第欲後主亟  
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于詞色偏裨有募死士謀夜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

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  
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勲  
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轡之斯須皆  
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  
為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  
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  
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



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  
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  
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  
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  
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  
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  
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  
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校圖權引用羣小陛

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  
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  
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  
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  
貶官敕曰罔思職分侑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况  
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  
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  
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

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  
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  
脅忠臣高越之于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  
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  
迭為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  
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  
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

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興臺竊議將率孤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為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

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  
性專利無厭逋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  
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  
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  
奪君恩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  
簡帛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于內殿亭觀之  
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舍爵

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覆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

互肆威權號令竝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  
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隣邦我為強國  
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為凶狡所散昨  
天兵敗血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  
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  
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  
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延已不忠不孝在法  
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延已雖斃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



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  
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  
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  
人心致奉節兵棄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  
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  
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

不相協和動輒疑沮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是  
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  
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  
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  
辭不受而卒

南唐書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一

宋 陸游 撰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頤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為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祕書郎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

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  
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已負其材藝  
狎侮朝士嘗誚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為丞郎忌憤然  
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詠諧歌酒百  
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  
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為聲色狗馬之友也僕  
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已慙不得  
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已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

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肆為大言謂巳之才略經營天

下有餘而人主躬攬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  
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  
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為  
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後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  
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  
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  
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湖

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忘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為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令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使于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

地始罷延巳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延歲月而君臣相諛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為平怨蕭儼嘗廷斥其罪及為大理卿



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生死議者皆以為當死延巳獨  
揚言曰儼為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議殺  
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令所生已更  
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

延魯字叔丈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巳俱事  
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舍人勤政殿學  
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  
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寘高位後有立大功

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為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為驩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為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

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  
捨舟而凜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  
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  
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  
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  
吳越兵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  
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  
戎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

不殊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為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感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

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  
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棄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  
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為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  
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  
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  
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  
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  
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

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  
以為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  
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  
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損  
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饒道  
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言曰  
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

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  
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  
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  
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  
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  
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  
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還金陵卒于家子俱韓  
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

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  
福州至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于仕進  
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監三百  
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鉉笑答  
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為進士  
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亡去  
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忌



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  
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  
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齧蟲追者乃捨去渡  
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授館  
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  
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  
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  
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

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蹏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

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為司空使周奉表請為外臣忌  
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既行  
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  
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于壽  
州城下使招仁瞻仁瞻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  
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為唐  
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忌會  
暑雨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

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為有間可棄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于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

誅死于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論曰南唐之衰劉仁瞻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為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為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

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  
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  
冠帽可乎於庫是誠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人類者  
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  
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殷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爽父匡  
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  
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為裨將戍衡山縣殷子希萼與

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曷不知其世家自殷時為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為部署輜重指

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為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盡忠所



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為馬希崇遣師嵩偃囚希萼而師嵩奉希萼為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師嵩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為師嵩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衡希萼也師嵩之計乃無所施是師嵩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于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為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况偃師嵩耶

南唐書卷十一